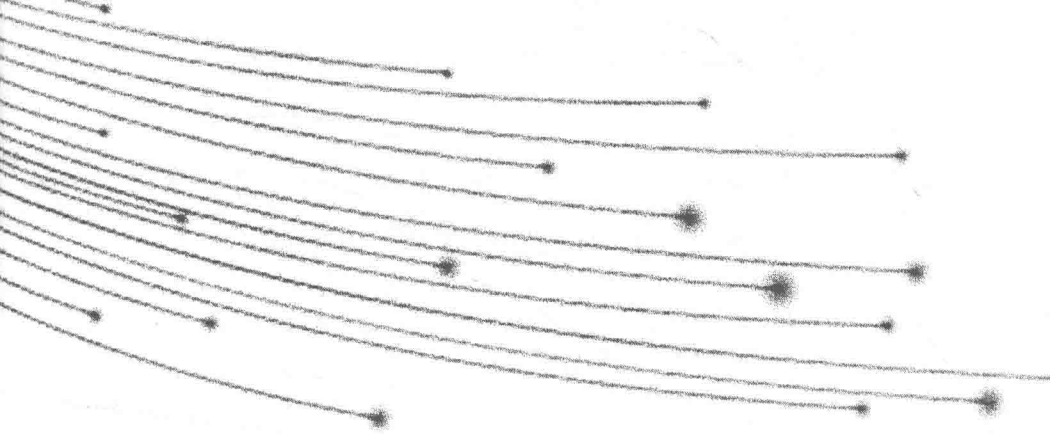




专题：互联网与健康传播

S O C I A L M E D I A



重大感染性疾病公共健康传播： 碎片化分享与正能量协同

——基于微博数据对埃博拉疫情网络传播的回顾分析

廖卫民*

【摘要】 本研究基于新浪微博数据样本,以2014年西非地区大规模暴发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网络传播为案例,探索重大感染性疾病的公共健康传播的一般规律。研究发现网络传播强度的高点与疫情关键节点往往有着内在一致的吻合,网民最关切的主要在于恐慌性潜在威胁的迫近和免于恐惧的诉求,网民通过分享碎片化的知识信息集聚力量,从而具有自主传播正能量、激发正向情绪的群体协同能力。埃博拉疫情微博传播中,移动端占比要高于PC端,且该趋势近年来稳步提升。移动端用户更善于进行碎片化的信息分享与互动反馈,且具有更多样和多元化的发布渠道。据此,本研究提出在重大感染性疾病公共健康传播中“贴近移动端”“碎片化分享”“正能量协同”的三点启发建议。

【关键词】 公共健康传播;重大感染性疾病;埃博拉;移动端

重大感染性疾病的暴发,往往引发巨大的公共危机和全面的社会关注,也是互联网上传播的热点事件。近年来,在国际社会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重大感染性疾病暴发事件当属2014年2月起在西非地区大规模暴发的埃博拉病毒病疫情,这一疫情相关信息在我国互联网上最具强度的传播主要集中在2014年下半年。从今天看来,尽管西非埃博拉疫情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回顾分析有关此次疫情的网络传播,对于重大感染性疾病的公共健康传播、科学知识传播等领域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案例价值和理论意义,特别是中国医护人员参与了全球公共卫生行动,中国的科研团队在埃博拉病毒科学及疫苗研究

*【作者简介】廖卫民,男,浙江平阳人,1971年生,南开大学理学学士(控制科学),复旦大学法学硕士(新闻学),浙江大学文学博士(传播学),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访问学者,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迄今累计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网络舆论论研究》(2014)、《国家兴衰的传播动力机制研究》(2011),参撰教材多部,主持完成各类课题多项。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业发展项目《新一代手机族群传播生态与舆论研究》(FX2014016);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网络舆论的传播动力机制与社会治理对策研究》(10YJCZH084);201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回归童真: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儿童电视的节目创新及绿色传播研究》(14YJC860007)。

领域取得了领先地位,这些信息在网络上也得到了广泛传播,使得该案例具有更重要的传播学研究价值。

笔者在此试图从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引发中国网民关注传播的微博样本出发,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网民在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潜在安全风险时的传播行为及其特点,探讨互联网在面对重大感染性疾病的公共健康事件时的传播机制和发展趋势,从而为新媒体如何在公共健康事件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策略建议。

一、全球化背景下埃博拉疫情演变简要回顾

在全球化背景下,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潜在风险可以到达地球的任何角落。2014年这次暴发的西非地区埃博拉病毒病^①疫情前后持续了大约2年时间,波及8个国家,包括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塞内加尔、马里、西班牙和美国。笔者参照百度百科“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词条的主要资料内容以及其他新闻报道,制作了一张表格,大致列出了此次疫情的主要时间节点和重要事件(见下页表1)。

根据刘玮、房彤宇、曹务春(2015)在较为权威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专业论文的介绍,2014年暴发的埃博拉疫情,最初起源于2013年12月6日西非几内亚1名两岁儿童的死亡。几内亚的卫生部门和国际援助力量用近3个月才确定埃博拉病原体,但此时病毒已广泛传播,到2014年3月,少数几个病例从几内亚输入到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由于未被发现,埃博拉病毒迅速传播,并进入人口众多的首都和省会城市。2014年8月,几内亚疫情稳中有降,但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的疫情加剧,其中,利比里亚8月每周新增病例近500人,但进入10月后持续下降;塞拉利昂则持续高发,10月之后每周新增病例超过500例,于11月中旬进入峰值,随着国际援助资源与力量的不断加大,疫情呈现缓和趋势,新增病例逐步开始下降,疫情得到显著控制。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科学通报》主编高福(2014)认为,“我们正在和埃博拉病毒进行着一场战役,如果把整个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战斗比作一场足球赛的话,我们只是输掉了‘上半场’,即没能将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说未能在西非三国疫区有效控制,使病毒传播到了美国 and 西班牙等国家,并在当地发生了本地病例。”

① 埃博拉病毒病(Ebola virus disease),也称埃博拉出血热(Ebola hemorrhagic fever)。

在笔者看来,这输掉的上半场确实给全球带来了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埃博拉疫情的凶险性通过媒体的传播和渲染,在一定程度上也引发了我国网民的某种普遍担忧,有的网民甚至产生了恐慌性联想和焦虑。好在这场战斗的下半场进行得比较激烈,国际社会共同合作的“抗埃行动”非常成功,打赢了下半场。其中,中国除了给予大量的资金和物质援助之外,还多批次派出了自己的医疗救护力量,赢得了国际社会好评,取得了成效。2016年1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西部埃博拉疫情结束。

二、我国网民对埃博拉疫情进行微博传播的内容及其特征

为了研究分析我国网民在面对此次疫情的传播活动及其反应情况,笔者先运用新浪微博提供的数据分析工具,从整体上观察分析了全网微博传播的热词趋势。通过键入“埃博拉”这一关键词,新浪微博数据(<http://data.weibo.com>)呈现出了2014年到2016年的相关微博数量的演化状况(如图1所示)。从直观上判断,新浪微博博主提及“埃博拉”的相关微博主要集中在2014年7月下旬到2015年3月期间,图中某些局部的高点与此次疫情态势的主要时间节点(参看表1)相吻合,有些与中国相关的贴近性信息的传播时点相吻合。

表1 新浪微博“埃博拉”热词分别在PC端与移动端出现次数的局部高点统计表

比较项目	第一高点	第二高点	第三高点	第四高点	第五局部高点
日期	2014.7.30	2014.11.15	2014.8.10	2014.10.27	2016.1.16
PC端	30928	11742	12070	31379	2723
移动端	57831	40110	33785	7553	19826
合计	88759	51852	45855	38932	22549
移动端占比(%)	65.16	77.35	73.68	19.4	87.92
形成高点的主要原因(从微博内容分析判断)	恐慌性的潜在威胁迫近,如香港疑似病例发现和医护人员、官员染病去世。	刚果金境内的埃博拉疫情结束。我国派出的4支医疗队伍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	世卫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另一起香港疑似病例发现。	2亿元埃博拉救治物资今起运往非洲。纽约医师被证实感染埃博拉,手语翻译反衬恐怖感。辟谣:青岛未发现埃博拉疫情。	两年奋战!我国科学家破解埃博拉病毒入侵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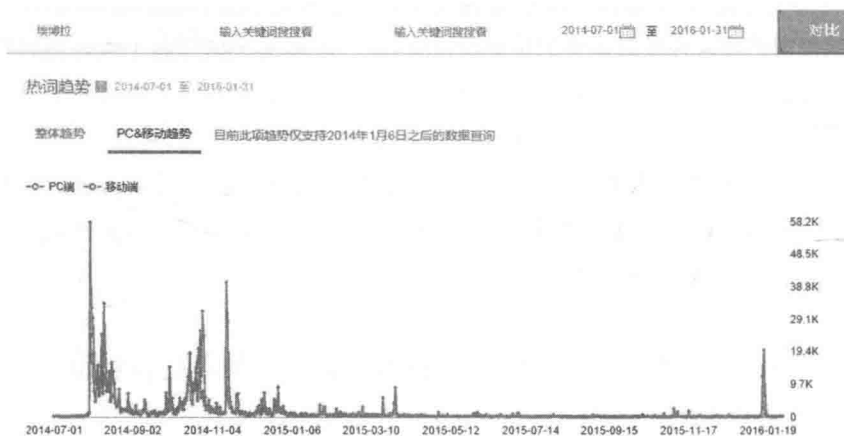


图1 新浪微博从2014年7月到2016年1月期间“埃博拉”热词趋势示意图

(一) “埃博拉”微博传播强度的高点对应于疫情关键节点

从新浪微博2014年7月到2016年1月期间“埃博拉”热词趋势示意图上看,图示的高低意味着微博数的多少,也意味着传播强度的高低。最高点发生在2014年7月30日,“埃博拉”相关微博发布数值在当天达到最高,其中PC端有30928条,移动端有57831条。第二高点发生在2014年11月15日,在PC端有11742条,在移动端有40110条。第三高点发生在2014年8月10日,在PC端有12070条,在移动端有33785条。第四高点发生在2014年10月27日,在PC端有31379条,在移动端有7553条。还有一个第五局部高点(注意并非真正的第五高点),发生在2016年,疫情威胁几乎已经淡出公众视野,时间为2016年1月16日。

笔者经过初步的内容分析和判断,简单归纳之后,制作了一个新浪微博“埃博拉”热词分别在PC端与移动端出现次数的局部高点统计表(表1),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五个典型的日子,我国网民主要传播了什么信息。这将有助于对此次疫情的微博传播中形成高点的内在机制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也有助于我们研究重大感染性疾病疫情传播的一般规律。

(二) 网民最在乎恐慌性潜在威胁的迫近和免于恐惧的诉求

笔者分析2014年7月30日之所以成为微博传播的峰值点,关键在于当天香港媒体报道香港出现埃博拉疑似患者,该女子曾在非洲逗留17天。尽管这只是一起疑似病例,但是由于地理上、心理上的接近性,实际上网民对此非常敏

感,纷纷转发、传播此消息,还有不少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转发。在当天的微博中,标题为【香港一女子疑感染埃博拉病毒 已被隔离治疗】最为典型。笔者检索到2014年7月30日15:34来自《人民日报》法人的微博,该微博被转发12686次,评论2572条。

井香港疑现埃博拉病毒井【香港一女子疑感染埃博拉病毒 已被隔离治疗】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扩散蔓延,全球响起警号。香港也接获一宗怀疑个案,一名早前到非洲肯尼亚游玩的女子,周一返港后出现发烧、头晕及呕吐等类似埃博拉病毒的初期症状,在伊利沙伯医院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①

同一天,还有一条【警惕!西非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 致死率极高】也得到较大面积的关注和转发。笔者注意到央视新闻的官方微博报道如下:

【警惕!西非出现埃博拉病毒疫情 致死率极高】25日,一来自利比里亚的疑似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在尼日利亚死亡;29日,塞拉利昂一主管埃博拉病毒研究的官员也不治身亡。自今年2月初暴发疫情,西非国家已致至少1201人感染,672人死亡。埃博拉病毒由血液和其他体液传播,尚无有效疗法。<http://t.cn/RPfwpw9>^②

这条微博被转发2385次,评论693次。大量网友在各自的微博传播内容中表达了对埃博拉病毒的认知,有的是自述,有的是从新闻报道或各种知识网络中转述过来的,例如从百度百科转述:“埃博拉(Ebola virus)又译作伊波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死亡率高达50%至90%,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发性器官衰竭。”有的则是从知乎中获得的,例如,以下这条微博内容来自知乎的问题解答。^③

【被埃博拉病毒感染会怎么样?】在进行病原实验的时候,有一项重要的指标叫做生物安全等级(Biosafety Level),一共4级,级数越大越危险,防护也越严格。艾滋病毒是2级;SARS一般为3级。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则是4级,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能做这种实验的地方 <http://t.cn/8siGWvr>(分享自@知乎)

这条解答获得了5228个赞同,在同一问题下还有其他不同的解答。知乎平台汇集了大量的愿意详细分享知识、经验的网友,该平台成为网民分享埃博

① 该微博访问地址:<http://weibo.com/2803301701/BfY28gLCX>

② 该微博访问地址:<http://weibo.com/2656274875/BfXX0B7OO>

③ 知乎访问地址:<http://www.zhihu.com/question/23154931/answer/24063125>

拉相关科学知识和即时信息的一个重要工具,对于埃博拉病毒的各种性状及感染后果的分析,知乎网友提供了多种视角的解答。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则播出视频,提出了大众更为关心的疫情蔓延问题。这一内容,也被微博网友转发如下:

【视频:埃博拉病毒会传出非洲吗?】埃博拉病毒目前正在西非蔓延,自今年二月以来已有超过1000人感染,死亡率达60%。此次疫情堪称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到底什么是埃博拉病毒?该病毒的传播途径和症状有哪些?《华尔街日报》的Jason Bellini将为你“一点就明”。^①

综合分析以上这几个典型微博的内容,可以看出网民对埃博拉的极度关切来自于人类本能感受到的一种潜在的健康威胁。因此,在这一天出现埃博拉信息的传播峰值,恰恰在于中国网民切实感受到了威胁的临近,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区出现了疑似病例,尽管后来被证实不是真病例,但这种危险毕竟可能存在。威胁不明确之际,正是风险潜藏之际,也正是需要免于恐惧诉求之际。在这一点上也客观印证了国际学界在健康传播研究中“适用于重大传染病传播的多采用恐惧诉求(Fear Appeal)”^②(王积龙,2011),而我们观察到的微博案例,则是一种现实的网民寻求“免于恐惧诉求”的生动呈现。此时此刻出现大量的信息传播,正是人类应急与应激反应的一种必然结果。

(三) 网民具有传播正能量和激发正向情绪的群体协同能力

笔者分析,2014年11月15日之所以成为微博传播的第二高点,关键在于当天或前一天恰好有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传来,这就引起更多的激发正能量传播的微博发布。例如,在互联网上的一个普通网民“@12cats”在2014年11月15日00:54,发布了一条微博,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转发和评论,该条微博被转发63877次,评论8369条,点赞19272个,甚至超过了各种“大V”。

2014-11-14 “我国派出的4支医疗队伍今晚将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前往非洲援助抗击埃博拉疫情,来自第三军医大学和沈阳军区的163位医护人员、来自解放军302医院和中国疾控中心的40余人组成的第二批援塞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看到图片才知道这条没人关注的新闻,祝愿奔波在世界各地的勇敢的中国人一切安好~^③

① 该微博访问地址:<http://weibo.com/1649159940/BfYK527wJ>

② 王积龙(2011),“健康传播在国际学界研究的格局、径路、理论与趋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51—58页。

③ 该微博访问地址:<http://weibo.com/2434658304/BwiqG5t2q>

与此相关的是从重庆出发的第三军医大学和沈阳军区的医护人员举行了出征仪式,也同样引起较多数量的发布,例如,“@重庆晨报”作了详细报道,发布了微博。此外,在这一天,还有若干具有正能量的新闻或信息发布,例如,“【北京援非抗埃专家凯旋】经过一个月的在援助工作,我国第三批赴几内亚埃博拉疫情最前线的专家组成员圆满完成任务顺利归国。”各个单位的微博或同事纷纷就此发微博,庆祝援非抗埃专家的凯旋。还有诸如“@凤凰微新闻”微博发布好消息称“刚果(金)卫生部长卡邦格 15 日宣布,境内已有 42 天未出现埃博拉新增病例,此次埃博拉疫情结束。”在这一天很少看到有关担忧埃博拉病毒病的微博信息发布。因此,这一高点的形成可以说明网民具有自主传播正能量的能力,有的网友比媒体微博更早和更敏锐地关注到这些内容,并不约而同地在微博上发布,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协同效应,出现了微博发布的一次井喷。

此外,第四和第五高点的两个日期,也都有具备正能量的信息得以广泛传播的情况。例如,2014 年 10 月 27 日,中国提供价值 2 亿元埃博拉救治物资今起运往非洲。2016 年 1 月 15 日 10:50 人民日报法人微博发布信息:

【[威武]两年奋战!我国科学家破解埃博拉病毒入侵机制】经两年研究,我国科学家高福院士研究组,率先在国际上破解了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全新机制,为防控埃博拉疫情指明了方向。今天,这一重大成果将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上。网页链接转发,为科研人员点[good]^①

这条微博获得了 32936 次转发,评论 3072 条,点赞 26181 个。笔者认为,通过以上这些典型的高转发、高评论的微博案例,说明无论是普通网民还是媒体微博,都愿意且有能力在面对疫情时激发昂扬的正能量,形成网络空间上的群体协同,即所谓“众志成城”,这正是我国网民对埃博拉疫情这样的重大感染性疾病的公共健康传播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埃博拉疫情微博传播 PC 端和移动端的数据比较与功能分析

(一) 埃博拉疫情微博传播的移动端占比总体上要高于 PC 端

由于新浪微博数据提供了 PC 端和移动端的数据,因此,笔者在此基础上选

① 该微博访问地址:<http://weibo.com/2803301701/Dddt89nUg>

择若干关键点进行一些比较分析。在整个互联网对“埃博拉”还不够关注之时,例如2014年7月底之前,“埃博拉”被提及的次数在数十次甚至更少,其中7月1日,PC端和移动端分别提及次数为17次和9次,由于次数较少,数据则具有较大的随机性;当“埃博拉”被密切关注,真正成为热词之际,可以发现PC端和移动端的数据之比才真正形成较为稳定的比率。从总体上看,移动端提及“埃博拉”的次数要比PC端高。这也是我国手机上网网民数量超越传统PC端上网网民的一个自然反映。

根据2014年7月21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①,截至2014年6月,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相比2013年底上升2.4个百分点,首次超越80.9%的传统PC上网比例,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更加巩固。到2014年底,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②中,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5.8%;到2015年6月,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③中这一数据为88.9%;2015年底,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④中,这一数据为90.1%。从2014年到2015年底的这个时间段正好与埃博拉疫情发展时期一致。在微博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移动端占比总体上也有小幅稳步提升的趋势。

根据笔者对局部高点附近几日的数据研究来看,在高点当天,移动端占比比率往往最高(或非常接近最高),说明移动端的网友在该点的传播贡献比率更高。由此可见,移动端的活跃用户产生了积极的传播效应,他们更容易对“埃博拉”这一热词的进行热议与传播。当然,对于2014年10月27日和28日的这一高点位置则有例外情况,笔者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PC端与移动端的一种“协同错位”效应。官方微博和媒体微博发布援助信息和辟谣等信息,基本都是通过PC端进行,然而这些较为密集发布的内容并没有充分激发起移动端网友的积极互动和协同,这就造成了移动占比低于50%,甚至不到20%的情形。从移动占比这一数据指标看,可以判断移动用户在这些议题和内容上的活跃度。如

① 该网页访问地址:<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xzb/hlwtjbg/201407/P020140721507223212132.pdf>

② 该网页访问地址:<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xzb/hlwtjbg/201502/P020150203548852631921.pdf>

③ 该网页访问地址:<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xzb/hlwtjbg/201507/P020150723549500667087.pdf>

④ 该网页访问地址:<http://www.cnnic.cn/hlwfzyj/hlwxxzb/201601/P020160122469130059846.pdf>

表 2 新浪微博“埃博拉”热词 2014 年分别在 PC 端与移动端出现次数统计表(上)

日期	7.1	7.28	7.29	7.30	7.31	8.8	8.9	8.10	8.11	10.2	10.3	10.4
PC 端	17	541	810	30928	16263	13852	6838	12070	12387	2845	2010	978
移动端	9	936	1343	57831	32424	24356	12875	33785	18788	4067	5276	1869
合计	26	1477	2153	88759	48687	38208	19713	45855	31175	6912	7286	2847
移动占比(%)	34.62	63.37	62.38	65.16	66.6	63.75	65.31	73.68	60.27	58.84	72.41	65.65

表 3 新浪微博“埃博拉”热词 2014 年分别在 PC 端与移动端出现次数统计表(下)

日期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1.13	11.14	11.15	11.16	11.17
PC 端	4810	10687	25531	12169	31379	24019	1303	1235	11742	5433	4196
移动端	16082	20324	10396	5662	7553	4725	1059	1472	40110	28190	8498
合计	20892	31011	35927	17831	38932	28744	2362	2707	51852	33623	12694
移动占比(%)	76.98	65.54	28.94	31.75	19.4	16.44	44.83	54.38	77.35	83.84	66.95

表 4 新浪微博“埃博拉”热词 2015—2016 年分别在 PC 端与移动端出现次数统计表

日期	2015.3.29	2016.1.15	1.16	1.17
PC 端	2150	4543	2723	896
移动端	8595	12281	19826	6221
合计	10745	16824	22549	7117
移动占比(%)	79.99	73	87.92	87.41

果用户活跃度不高,那么,即便微博博主全力推动,移动端占比也不会推升多高。

(二) 移动端发布的多种工具与 PC 端发布的多种方式

为了进一步探析移动端与 PC 端在发布微博上面的异同,笔者选择了 2014 年 7 月 30 日和 31 日两天进行简练有效的数据比较分析,以微博检索的方式获取有关“埃博拉”的微博内容,总共获得 832 条微博,构成一个典型的微博发布样本,里面包含了微博内容及发布来源。

在这一样本中,经过甄别,可以确定完全是由手机端发布的微博有 343 条,占比约为 41.2%。通过分析其中的发布工具,可以统计出所有发布类别,在 343 条微博中,排名居前四位的是:通过 iPhone 客户端发布的有 89 条,占比 25.95%;通过 Android 客户端发布的有 37 条,占比 10.79%;通过 iPad 客户端发布的有 30 条,占比 8.75%;通过 iPhone 5s 发布的有 25 条,占比 7.29%;前四位合计占比达到 52.8%,其他各种手机型号和发布渠道也是多种多样,包括各种客户端、手机浏览器、手机应用等,总共占比达到 47.2%。由于这只是一个样本,不足以说明整体情况,仅作为一个参考。^①

同样,经过甄别,可以确定基本是由 PC 端(有个别模棱两可的情况,笔者将其暂且归为 PC 端)发布的微博有 488 条,其中从微博 PC 端发布的有 283 条,占比 58%;从浏览器中发布微博的有 360 安全浏览器有 55 条,占比 11.27%;搜狗高速浏览器有 23 条,占比 4.71%;前三位总计占比 73.98%;其余的是各种网络媒体通过微博平台发布的信息,总共占比 16.02%。通过比较分析移动端和 PC 端的相关数据,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移动端发布微博的工具或渠道更为多样和多元化,PC 端发布微博则有一半以上是通过登录微博本身发布,形式则较为单一,但仍有一定比率的 PC 端发布是通过各种网络媒体分享发送的。

(三) 移动端用户更善于碎片化信息分享与互动反馈

那么,这些移动端的网民究竟通过哪些渠道或方式传播了什么信息?这对于我们判断疫情信息传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还是选取第一高点即 2014 年 7 月 30 日发出的微博内容进行分析。例如,有人在理性提问:“中国出现埃博拉病毒疑似病例,该病毒导致的埃博拉出血热死亡率高达 50%,如果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可能导致出现比 2003 年非典疫情严重得多的后果。对此有什么预防措施吗?”(2014 年 7 月 30 日 20:10 来自 iPhone 客户端)

① 这个小样本数据也可管窥 2014 年 7 月底中国网民手机在微博移动发布的市场份额。

还有人在调节情绪：“首页都在刷埃博拉病毒，其实我也觉得挺恐怖，但是不要草木皆兵人心惶惶的，害怕不害怕对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开开心心的多好，我更想看你们刷哈哈呀日子……还得过……呀”。（2014年7月30日20:28来自iPad客户端）

还有人在调侃：“老爹最近就在非洲啊……明天就飞肯尼亚，而且还要待一段时间……晚上看到那个埃博拉病毒的消息整个人吓尿给跪了……抱头……”。（2014年7月30日19:09来自微博weibo.com，此为PC端）

此外，还有人在微博中分享了“澎湃新闻”客户端（2014-7-30 10:11）的文章《埃博拉：陌生的死神》^①，这篇文章的作者陶短房洋洋洒洒地讲述了埃博拉的可怕，他写道：“埃博拉这个死神有多可怕？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会高烧、肌肉痛、全身无力、上吐下泻，随即出现内外出血不止、器官衰竭甚至溶解的可怕现象。这种病毒可以通过血液、皮肤、排泄物、汗水或性行为交叉感染。”他还介绍了埃博拉的历史，“38年过去，埃博拉死神的杀伤力似乎毫无减弱的迹象”，并且提到了人类因此创作的电影，如沃尔夫冈·彼得森执导的《恐怖地带》（Outbreak）等。

综合以上这些内容，大量网友在微博传播中指涉埃博拉，分享对其的知识收获、思考与情绪反应等，进行网络上的互动反馈，在这当中真实地、甚至而言是本能地感受到了一种潜在的健康威胁，有的从其戏谑的话语中感受到博主对该病的恐惧、恐慌，往往具有更为强大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在这一点上也同样印证了国际学界在健康传播研究中“适用于重大传染病传播的多采用恐惧诉求（Fear Appeal）”^②（王积龙，2011）。

另一方面，可以看出由于移动端便捷性的特点，移动端用户更善于进行碎片化的信息分享与互动反馈，在上面的例子中，移动端用户更多地表达了情绪、情感，富有个人化、个性化特色，移动端在推升埃博拉疫情信息的传播高点上发挥了突出作用。

（四）重大感染性疾病公共健康传播需要移动端与PC端更大规模的协同

通过以上微博内容及数据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在进行公共健康传播过程中，特别是面对类似埃博拉疫情这样的重大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危急时刻，移动端与PC端要有更大规模的正能量协同。主流媒体微博往往擅长在PC端发力，

① 该文的链接地址为：<http://t.cn/RP4qat>

② 王积龙（2011），“健康传播在国际学界研究的格局、径路、理论与趋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51—58页。

发布丰富且权威的信息,发挥媒体微博的集群效应;网民个体既可以从PC端发微博,也可以从移动端发微博,通过手机上的各种应用、客户端和微博微信平台发布信息,从而增强改善重大感染性疾病的公共健康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潜在的风险危险凶险所在,了解科学知识和医学知识,从而增强全民的自我防护能力,减少疾病的传染,防控感染性疾病的大规模暴发。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笔者在研究埃博拉疫情网络传播的案例与数据时,还发现了若干问题,例如,一些重要的官方的主流的新媒体平台,尽管在抗击埃博拉疫情时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但是,在传播中并没有达到足够的影响力。这其中存在的问题,恐怕与当前网络传播的主平台转向移动端有密切关系。例如,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防控重大感染性疾病的专业部门,建有完善的机构网站,关于埃博拉的专业知识和情况简报等丰富内容在其网上系统发布,但往往由于嵌套的层级较多,不大容易被直接访问到,因而不大容易引起网民的关注和广泛传播,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至今还没有微博账号开通,在移动信息传播中的影响力不够,这就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认真反思。因此,当有重大感染性疾病暴发、需要进行公共健康信息传播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样的关键部门还是有必要实时打通移动端通道(例如增加转发到移动社交媒体上的按钮等),充分运用新传播技术与新媒介形态,更好地进行有关疾病防控的信息传播。

胡百精(2012)曾提出在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在于“信息飞沫化”、“传者去中心化”、“大众生活社交媒体化”,这种困境无疑在重大感染性疾病的公共健康传播中更为突出,也更需要社会协同治理,特别是权威机构和管理机构需要在新媒体传播平台(包括移动互联网)展现更为主动积极的对话交流姿态和公开分享精神。既然我们无法改变互联网这种碎片化传播的基本格局,现实更需要的恐怕是一种内在的自组织性,即在公众面临公共健康的危险威胁时,多方力量参与公共知识的建构与分享,哪怕是表达恐惧,也具有基本的积极意义。政府部门、组织机构和普通网民海量的碎片化信息的分享,在总体上建构了丰富多元又充满活力的世界,无疑在多方面丰富了人类对重大感染性疾病的认知,客观上有利于促进科学和医学信息的传播。

四、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地区暴发的重大感染性疾病都有可能对本国公共健

康形成威胁,毕竟病毒传染是不会也不必申请签证的。我国在应对埃博拉疫情、开展国际合作、埃博拉科学研究等领域均取得可喜成就,验证了人类能够战胜疾病的巨大能量,也说明了中国在参与全球公共卫生行动的真实力量,有利于展现和传播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本文所做的研究仅仅是从新浪微博的典型数据中抽取了少量样本而展开,必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缺陷,也恳请学者专家批评指正。然而,有限的数据挖掘和文本分析也能够提供有一定价值的经验观察。事实上,从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疫情网络传播的案例与数据来看,网络传播的强度已经从PC端转向移动端,网络传播的高点往往与人类对于致命性病毒危险临近的恐慌密切相关,也与网民在PC端与移动端的协同效应密切相关,其实网民在面对重大感染性疾病风险时,会激发其起自主传播正能量和激发正向情绪的群体协同能力。

笔者总结认为,通过此案例的研究,对于新媒体如何在公共健康事件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如下重要启示:一是要注意将重心贴近移动端,贴近广大网民的现实应用;二是要主动激发网民碎片化分享的积极性,创造更丰富多元的科学医学知识传播;三是在面对威胁危险时要激发广大网民传播正能量的协同效应,增强信心,战胜疾病。

在本研究当中,还有一些很有兴趣的研究方向尚未及时展开研究,将留待今后的研究加以完成。例如埃博拉疫情最初缘起于1名两岁儿童,儿童在此次疫情中也遭受了巨大的灾难,一是有大量儿童感染埃博拉病毒,二是有数据和研究表明“埃博拉病毒对儿童更致命”^①。因此,针对儿童需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疗法;同样,在埃博拉疫情传播当中,也需要采取适合儿童心理、生理特点的传播方式,使他们能够减少或免于感染性疾病所造成的二次伤害或更大影响,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一个方向。(参与本研究前期调研的有浙江理工大学本科学子吴婕、王玉静、王琛馨、周志超、马奇男、向海樱等,本研究选题受到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高峰论坛的学术启发,特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刘玮,房彤宇,曹务春(2015),“埃博拉病毒病主要研究进展及援非实验室检测”。《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5年第9期,第1023—1025页。

^① 《新研究称埃博拉对儿童更致命》,人民网2015年3月26日13:08,见网页<http://health.people.com.cn/n/2015/0326/c14739-26754566.html>

[2] 高福(2014),“打赢埃博拉“比赛”的下半场”。《中国科学》,2014 年第 36 期,第 3570—3571 页。

[3] 王积龙(2011),“健康传播在国际学界研究的格局、径路、理论与趋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1 期,第 51—58 页。

[4] 胡百精(2012),“健康传播观念创新与范式转换——兼论新媒体时代公共传播的困境与解决方案”。《国际新闻界》,2012 年第 6 期,第 6—10,29 页。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Energy Synergizing in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about Dread Infectious Disease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Ebola Outbreak Spreading Online Based on the Micro-blogging Data

Liao Weimin

*(School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s from Weibo data, this study takes the large outbreaks of Ebola virus disease outbreak in West Africa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general rules of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dread infectious disease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tensity peak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often have internal consistent with key nodes when epidemic situation became severely, and the most concern that netizens mainly care about is actually the potential threat of impending panic and seeking freedom from fear. Most internet users gather strength by sharing fragmentation of knowledge, thereby with independent spread positive energy to stimulate positive group synergy. Among the whole volume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he process of Ebola outbreak from Weibo data, the mobile termina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PC, and presents the trend of rising steadily in recent years. Mobile users are more likely to share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and more actively in interactive feedback, and have more diversified distribution channels. According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ree inspired advice in the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for coping with information spreading

about dread infectious diseases; 1. Moving closer to the mobile terminal; 2. Sharing more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3. Synergizing positive energy among netizens.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Communication; Dread Infectious Diseases; Ebola; Mobile terminal